

对话录

从宏阔深邃的马路变迁看城市品格

嘉宾：熊月之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
徐涛（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）

徐涛：我在上海生活时间久了，也做一些关于上海历史与现状的研究，越研究越觉得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底蕴极其丰厚，研究价值极高。有些老街区经改造以后，如田子坊，非常耐看；有些老厂房经改造以后，面貌焕然一新，如莫干山路老厂房，功能也大不一样。这些老街区、老厂房的改造，似乎都赋予相关的马路以新的符号意义。

熊月之：你的目光非常犀利，见解完全在理。这方面，我介绍你看一本最新出的书《上海24小时的马路表情》。书中对于你说到的问题，诸如上海马路历史、马路与文化、马路变迁与城市品格等问题，都有很好的阐述。此书写作别出心裁，自辟蹊径，选了24条马路，有老有新，以24时为序，一时一路，突出各条马路的特点，进而展示上海历史文化内涵，见解与文采兼长，十分好看。

徐涛：说到这方面，我很有感慨。我在研究上海历史时，发现上海城市路名很有规律，也很有趣。比如，上海马路的命名，从大的方位来看，其分布和我国各地方位大致对应。东北方向的马路名称，如佳木斯路、牡丹江路、延吉路、抚顺路、本溪路、鞍山路，大都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名称；西南方向的马路名称，如桂林路、柳州路、田林路、钦州路、苍梧路、桂平路、百色路，大体是西南地区的名称，西北方向的马路名称，如金沙江路、大渡河路、怒江路、铜川路、宁夏路，大体是西部地区的名称。这是不是当初命名时有意为之？

熊月之：当然是的，其规律便是东北（杨浦区、宝山区）马路多用东北城市命名，西北（长宁区、普陀区）马路多用西部城市命名，嘉定区用西北新疆城市命名（如塔城、伊宁），西南（徐汇区、闵行区）马路用西南城市命名，而浦东用山东城市命名（如德州、潍坊、济阳等）。这样命名有个好处，就是让人容易记住上海马路大的方位，也有比较好的寓意，即上海是全国的上海，与“开放”的城市品格，或“海纳百川”的城市精神相吻合。这些主要是1949年以后新出现的路名。如果是1949年以前已有的路名，那就不一定。比如，兰州路，并不是在上海的西北部，而是在东北部。

徐涛：我知道，1949年以前上海马路命名也有规律，能不能简单地介绍一些？

熊月之：那说来话长，不是三言两语可道尽的。命名规则始于英租界对道路的命名，后来法租界、华界道路命名也各有规则。英租界在开头20来年中，路名也没有严格规则，如公园路、教堂街、庙街等，到1862年有了初步规则，到1865年，工部局才正式规定，凡南北向干道，用中国省份名称命名，如江西、四川、河南等，东西向干道，用中国城市名称命名，如南京、九江、汉口等。那时，路牌同时标注中英两种文字，有些路名因英文名称而发生了讹误。广东路就是如此。广东路按规则应该是南北干道的路名，但在最早一批路名中，却成了东西向的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差错呢？原因在于，这条路名为“广州路”，广州的英文名是“Canton”，读音与“广东”相近，而与广州相远，所以，在中文名称中就讹成“广东路”了。法租界路名一开始也没有规则，如公馆马路、自来火街等，1906年以后开始有规则，多用法国名人命名，于是，就有了萨波赛路、葛罗路、霞飞路等。

熊月之：的确是的。马路具有公共空间属性，路名变更更与社会变迁相关。除了中山路、逸仙路外，当时上海特别市还有黄兴路、其美路，那是纪念黄兴和陈其美的，世界路、大同路、三民路则是纪念孙中山的。上海两个外国租界被收回之后，城市路名出现大规模的变更，如法租界的霞飞路、辣斐德路、康悌路、福履理路、薛华立路、蓝维露路、敏体尼荫路，公共租界的赫德路、哈同路、爱文义路等，都被更改了。当然，也有路名的更改仅仅是为了市政管理规范化起

徐涛：开埠之后，近代上海城市的路名有过好多次更改，比如现今我们熟悉的中山路，曾经叫作过黄浦滩路、黄浦路，最终改为中山路。显然中山路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而改，这小小的路名变更，似乎都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专家访谈
一批城市文化批评著作成上海书展亮点

微空间“新陈代谢”中，都市人的身心如何安放？

嘉宾：王国伟（同济大学教授）
采访：许 旻（本报记者）

文汇报：如何理解你的新作《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》书名里的“微空间”？上海有哪些典型“微空间”案例体现了人情味和烟火气？

王国伟：微空间是与人类长期厮磨的地方，“微”是一种基于身体感受的尺度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相关，可称为“近人尺度”，具体的距离、空间建构方式，内容组合，或者说业态的关联度等都会影响人的感受；其次包括人文尺度，比如空间品质、色彩选择、艺术氛围等，要与人群内心期待的气质协调平衡。

比如上海武康路适合漫步的原因，除了历史价值，对消费者来说，微尺度让人闲适——马路宽度在10-12米之间，街道两边人群有呼应，特殊建筑群与高大梧桐树荫构成氛围，街道漫步的节奏感，通过一个个距离适当的品质消费空间调节。这些空间的准确建构，弥补了街道缺少人行座椅的遗憾。再比如，淮海路K11商场，凭什么让年轻人要去那儿消费？首先利用地下空间做艺术中心，让艺术注入空间形成高地效应，空间有了高识别度符号；其次把物理空间做得更具设计感，商场业态集中于年轻人视角做调整，文化定位和业态聚合很准确，让消费者吃饭、购物、看艺术一站式满足。对每一个城市中的活生生的人而言，除了一时的景观式观看满足之外，更需要那些与身体保持亲密接触、日夜相随、深居其中的城市微空间。微空间，应该

多一点温情和温暖。

文汇报：咖啡馆、书店、美术馆等“第三空间”成了许多都市人常去的打卡地，但也有些存在同质化的现象，这些微空间应在哪些层面刷出鲜明辨识度？

王国伟：在当代消费语境下，身体以日常生活的方式，被有效组织到这些空间来，当人们舒服于这种空间的交往，就会从生理距离的合理调适中，产生良好心理感应，空间就成为具有一定“私人意义”的公共空间。当同一类型的人群聚集，就犹如自身镜像的再现。

模糊了生活与工作边界的“第三空间”，提供的不仅是图书、咖啡等商品，也是富有气氛和品质的社交场所，类似于生命能量交换的场所。这种公共性与私人性兼有的场所，产生的是不期而遇的惊喜，适度暧昧的温暖，是城市人的客厅，往往可以释放内心焦虑，也有更多社会信息可以在这里被输出和植入。像海明威、萨特等作家学者，就喜欢泡在咖啡馆里写作，甚至都有专座，就像一个生命密码被复制在了这个空间里，他只需要循着生命往返的气息，就可以准确到达属于他的位置；文豪狄更斯更是城市忠实的信徒，在外时间久了，就想念城市，与城市的周期性接触才能使他保持内心踏实和创作灵感的新鲜。

文汇报：说到书店，今年上海书展前后沪上新开多家书店，在书店热持续升温的当下，有声音认为，有些书店已经类似于都市消费景观，怎么看待这一现象？

王国伟：当下实体书店建设进入一个高潮，这绝对不仅是传统意义书店复兴，而是消费意义上的新的空间实践，消费的是空间、气氛和人群互动方式，是对接人不断升级的复合需求。当然，书店因其文化内涵，既是绝大部分商业空间转型发展的重要依托，也是现代人实现交流和释放压力的良好场所。成功的书店，基本都有自身独特的环境氛围设计，着力做好空间气氛营造，以形成温馨迷幻的消费气氛，调动人的情绪；再加上书具有的神性价值，使得空间的文化性和仪式化得以顺利实现。但作为商品，书在空间消费物中，却退而求其次。买书还是打卡，都是对空间的消费。

书店空间景观化，从地点选择到空间设计，已经无所不能，从青藏高原的屋脊书店，到上海的朵云书院，可谓到达极致，这确实是一种进步。面对巨大的社会热情，我们仍然需要理智分析和判断。如何避免书店业态同质化，如何建立书店的知识性、专业化、管家式文化服务方式，如何超越非真实成本核算的商业模式，创造出可持续的“书店+”商业模式，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。

见，所以，凡事不能一概而论。

徐涛：有些马路因为特别的功能，而被赋予某某路、某某街的名称，形成以功能、特色为内涵的约定俗成的名称，这在上海也相当普遍，与城市的区域分工、马路的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。

熊月之：是的。马路的功能、声誉都是在历史上积淀的。南京路因为高档商店相对集中，于是被称为“中华商业第一街”。淮海路因为历史上受法国文化、俄罗斯文化影响较大，被称

穿行在上海马路的历史时空里

熊月之

就像路永远都会有的一样，关于路的话题、故事永远都说不完。路是人走出来的。走自己的路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不能走那条路。这些关于路的名言、名句、名歌、名篇，有哲理，有豪情，有深意。马路是路的一种。“马路”之名始于上海。为什么始于上海？背后有历史，而且颇沉重。

论马路之繁多，全中国城市无出上海之右者。论马路内涵之丰厚，大概也很少有城市能与上海比肩。

上海马路有长短、宽窄、曲直，而且有色彩、气味、声音。穿行在上海马路的历史时空里，你能听到轮船汽笛声、码头号子声、机器轰鸣声、店铺算盘声、菜贩吆喝声、报童叫卖声、学子诵读声、书场说唱声，还能听到断续飘出的钢琴声、风琴声，当然还有永不消逝的电报声，激昂嘹亮的《大路歌》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你能闻到汽油味、咖啡香、西餐味、报馆书肆油墨香。你能感受到南京路、淮海路的五彩缤纷，跑马厅、板司菲尔路的红白杂糅，更会感受到渔阳里、兴业路、多伦路的耀眼红色。通过同一段路的路名变迁，比如由赫德路而常德路，由金神父路而瑞金路，由宝昌路而霞飞路而泰山路而林森路而淮海路，可以清晰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脉动；通过世纪大道、滨江大道、祖冲之路等新增加道路，更会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而来。

我曾经作为警卫战士，巡逻过上海不知道多少条大街小巷、大小小道，宽宏的南京路、优雅的淮海路、绵长的虹桥路自不用说，幽短的绍兴路、平武路，弯曲的华山路、湖北路，静谧的兴国路、康平路，还有路窄楼高的香港路、天津路、江西路。那时常犯嘀咕：上海马路怎么这么千奇百怪、匪夷所思？后来，有机会接触这方面史料，才深感这真是一门大学问，无论从建筑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，还是城市学、审美学入手，都极其宏阔而深邃，十分值得研究。

由《文汇报》编撰的这本《上海24小时的马路表情》，选择上海24条马路，按各路的文化内涵，分别从24时切入，或展其历史之厚重，述其人文之蔚郁，或状其风情之浪漫，颂其风骨之高洁，或析其品位之卓异，赞其智慧之超凡，构思巧妙，品评允当，文采飞扬，笔端充满感情而当止则止，收放自如。满盘珠玑，经此24时五彩经线这么一串，色泽斑斓，玲珑剔透。令人止不住赞叹：到底是上海！不愧江南之翘楚、中华之瑰宝也！

（本文为《上海24小时的马路表情》一书序言，标题为编者另加）

为欧陆风情一条街。历史上的外滩、现在的陆家嘴因为金融业集中，因此被称为上海金融街。北京东路一度因销售五金用品、汽车配件的商店很多，被称为五金一条街。多伦路被称为左翼文化或海派文化一条街，武康路因住过众多文化名人而被称为文艺一条街，复旦大学附近的大学路被称为创意一条街。福佑路是小商品一条街。建国东路曾经因为旧货商店比较多，被称为旧货一条街，吴江路曾经是花鸟一条街。福州路是书店一条街，思南路是怀旧一条街。黄河路、乍浦路、云南路、进贤路，都被称为美食一条街。

徐涛：街区的内涵是不断演进的，马路的传统也是在不断更新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上海开辟了很多新的功能区域，有了很多新的地标性马路与街区，比如，张江高科技园区，许多青年科学家在那里奋斗，崇明是有名的旅游度假区，那里有风景优美的湿地，还有发掘出许多历史文化底蕴的愚园路，都十分令人向往。

熊月之：改革开放以后，上海市区面积大幅度扩展，相伴而来的是马路大量增多，很多极具时代特色的路名也出现了。比如，浦东的张衡路、蔡伦路、祖冲之路、李时珍路、牛轭路、哥白尼路，闷行的爱因斯坦路，便与我们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有关。当然，与传统恭喜发财、鹏程万里相类似的含有吉庆意味的路名也在上海大量出现，诸如红宝石路、蓝宝石路、玛瑙路、金都路、银都路、银城路、富城路、锦绣路、前程路。还有一些街区因为城市更新改造，其路名被赋予新的含义，比如新天地、田子坊等。世博会的举行，进博会的举办，迪士尼乐园的开办，都有相当广泛的影响，也带出了一批新的地标性区域与路名。

徐涛：上海在城市改造过程中，本着“留、改、拆”的原则，保留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老建筑，同时，又在巧妙利用这些老建筑，开发这些老建筑的价值。这方面，我觉得上海很有创意。

熊月之：是的。上海有不少创意园区，就是由历史建筑改造而来的。比如，由原上海油脂厂改建的南外滩的老码头创意园，由南市发电厂改造而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，由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玻璃窑炉车间改造而成的玻璃博物馆，由上海汽车制动器厂老厂房改建的建国中路八号桥创意产业集聚区，由原上钢十厂原轧钢厂房改成的红坊国际文化时尚社区，由远东第一屠宰场改成的1933老场坊，在原英商纱厂等老厂房基础上改建的莫干山路50号等等，无不一旧貌换新颜，美轮美奂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徐涛：都市文化、城市精神、城市品格，这些看似宏大的话语，是可以从一些末微之处入手、予以阐释的。毫发之间，或见真章。从马路切入，是洞悉一座城市的生命肌理的有效路径。

熊月之：《上海24小时的马路表情》这本书给我们很好的启发。如果循此路径，按照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细分门类，选择一批区域与道路，继续细致发掘其资料，展示其内涵，对于了解上海城市历史，推进对于红色文化、海派文化、江南文化的研究，一定很有价值。

作为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等一系列畅销书的出版人，转型后的王国伟成为一名城市观察者和研究者。新著《城市微空间的死与生》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并在上海书展亮相，书中他以微观角度关注审视微空间改造更新中的各种现象，探讨当更多街道、建筑、咖啡馆、书店、商圈嫁接消费与文化的能量，将为城市发展注入哪些新的活力与可能。

文汇报：如今，文化活动与商圈的跨界合作愈发普及，上海书展期间多家分会场设在位于商圈的实体书店，阅读、艺术融入商圈会否成为趋势？这给深度释放文化的消费潜力带来哪些启示？

王国伟：更多公共空间在思考业态多元组合，使得文化消费叠加更多的价值溢出，满足人们的愉悦需求。与不断生长出来的精神需要对接，城市就连续创造出满足这种需要的建筑容器——如大剧院、文化广场、音乐厅、博物馆、图书馆等，空间与消费者关系已经重构，单向邀约转变为公共之间的相互契约，伴随着艺术内容的提供，共同完成当代方式的消费邀约。

但上述空间还是以提供内容为区隔标准的传统方式。今天人们的消费复合和多元需求，要求空间能对应提供这种丰富性，多元混合的空间经营模式成为潮流。商场建构艺术空间，举办艺术大展，其实是商业空间内容的局部挪用和置换，当物理空间顺利植入艺术展览内容，不但直接改变了消费感知体验模式，也重组了消费预期、消费结构和消费动机，进而通过艺术消费的介入，重塑人、物、空间的特殊时空关系。

从“书店+”到“剧院+”模式，再到“商场+书店”模式等，空间建构的趋势有无限可能。问题在于，任何空间混合，需要明确空间的文化定

位，进行有机混合才能有效。比如书店将来会进一步分层、分流，一类走向更加专业化的书店，书始终是核心符号和核心产品；另一类就是以书为符号，建构多元化商业空间，消费内容也更加多元化。这种分流会进一步释放消费上的文化想象力，也让消费的能量增值。

文汇报：去年上海市发布29条“落叶不扫”景观路，引发了市民“拍照发朋友圈”的极大热情，如今不少街道、社区在打造多元化的人文风景，怎么看这一趋势？

王国伟：随着城市化深入，精细化更新将成为常态，这首先需要建立和强化人的维度。从过去的建筑单体（盆景式）保护，到现在强调片区（生态式）保护，体现了历史的进步。而这个认知的提升，关键是人的要素放在重要地位，向人的本质需求回归。

当满足了吃住基本功能后，人的柔性需求会上升，甚至转换为刚性需求。永不拓宽的街道和落叶不扫景观，体现了对市民历史记忆和情感体验的尊重。空间活化的标准应包含两个指标，一是有没有使用或观赏价值？另一个是否有历史和情感记忆价值？具体转换为空间更新活化行为，就需要接地气、与环境匹配，讲究细节上的品质体现等，这样的话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可以期待的。